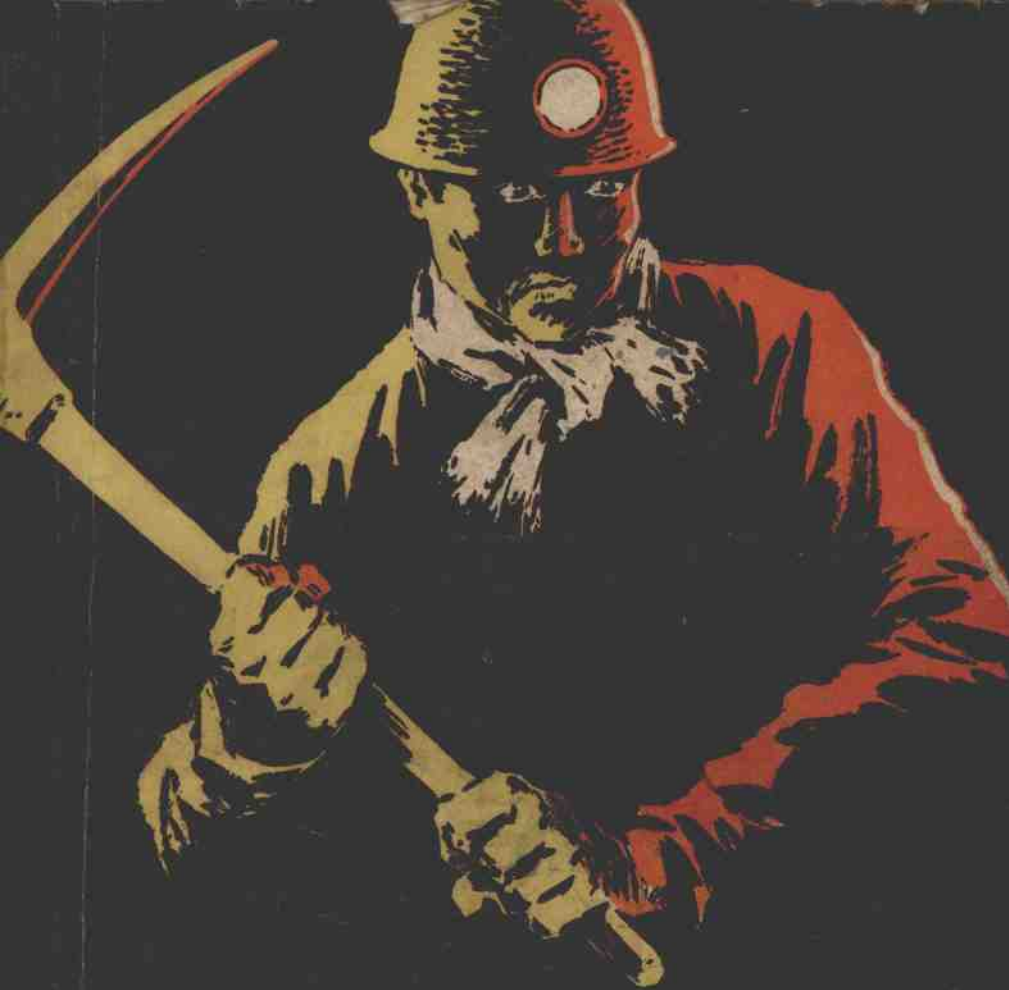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矿工二百二的故事

贾 泽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矿工二百二的故事

翼 峰 著

范 一 辛 繪 圖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二百二十个河南难民，被煤矿把头騙到淮南煤矿，差不多全被逼害死了，只剩下一个人还活着，大家給这个人取外名叫“二百二”。二百二在矿山里受尽了苦，受尽日本鬼子、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凌辱，但他找到党，参加了工人自己的組織，和大伙在一块跟敌人斗争，表現得很坚强。最后，胜利的日子终于来到了。

矿工二百二的故事

翼 蜂著 范一辛繪图·装帧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書号：文0001 (高) 开本787×1092 1/28 印張3 2/7 字數62000

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—12000

統一書号：R10024·1789

定价：(3) 0.20 元

目 录

一	逃到开封	1
二	被騙入矿	6
三	丢下不管	12
四	一条人腿	17
五	摘榆树叶	20
六	是人？是鬼？	25
七	眼泪哭干	30
八	变成痴汉	33
九	住死里道	35
十	初次反抗	41
十一	掐死水獭	48
十二	謎报	51
十三	要求入党	55
十四	要侯把头	58
十五	再要閻王	66
十六	虎狼同群	70
十七	领导斗争	77
十八	护矿保家	83
十九	紅旗飄起	89

关于矿工“二百二”的故事，我所說的很久了，只是沒有仔細地去訪問过他本人。這一次，有机会来矿上住了一个时期，我找到了他；我們倆約在一个星期天，他談，我写，就把他的故事記下来了。

下面，就是他談的自己的故事：

一 逃到开封

一九三八年，日本鬼子打到了河南省开封，蔣介石不抗战，却下毒手叫他手下的兵，把“花园口”的大堤炸开了，說是要放水擋住敌人；呸，这不是妄想嗎？日本鬼子連大海都过来了，难道决黄河口子，就能擋住他們，这不是明明想害老百姓嗎！

这一天中午，俺們全家正圍在小飯桌上，欢欢乐乐地吃午飯。忽然听見外面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喊声，全家人扔下飯碗，跑出門外一看，只見漫山遍野地跑来了許多人，一打听，人們都哭喊着說：“快跑吧，黄河里的水，眼看着就要窜过来了，在那边的山崗子上，已經看見白閃閃的水光啦！”

全家人一听也慌了，进屋收拾了破袄、烂被子就往外跑。我一手抱着生下剛两天的男孩子，一手扶着头髮花白的母亲，一面照护着身子虛

弱的老婆，一面吆喝干巴多病的弟弟，叫他担着破破烂烂的东西，先往門外东面土崗上跑。危險哪！我們剛跑出家門口不到五十步，就看見北面山崗上，黃水呼呼地竄了下來。唉，我爹帶着他五歲的大孫子，三歲的大孫女，只因貪圖多拾掇點東西，晚出門一步，就被凶猛的浪頭撲倒了。老遠，我的心象針扎着似的，看見他一手抓住一個吓得嗷嗷叫的孩子，瘋狂地掙扎着爬了起來，想把他們托到房子上。但“轟”地一聲，房子塌了，兩個孩子沒了影，我爹直着嗓子哭喊了一句：“萬惡的蔣介石啊……”也被翻滾着的黃水吞了。接着，這股象毒蛇似的黃水，又滾向正南，趕着吞噬其他的老百姓去了。……

我娘痛迷了，坐在土崗子上，痴呆地望着只露在水面的樹梢頭，望着被淹沒了的莊子，望着我爹和她痛愛的兩個孫子被黃水吞掉的地方，飯水不沾地哭了足足三天三夜。最後，還是我想了個辦法，抱着她剛滿五天的孫子，拉着眼淚汪汪的老婆、弟弟，給她老人家跪下了，才把她勸住，隨着我們走了。之後，我就帶領着全家，從這莊到那莊，給有錢的人家幫工。在那樣的災荒年月里，地主、富農的心更狠，全家人，整天下牛力的給他們干活，他們才只管個半飽。就這樣，餓着半截肚子，混到轉年五月里，看看實在呆不下去了，我就順着娘的意思，帶領着全家，沿途討飯，去開封找俺一個擺煙攤的遠房姨母。到時，親戚沒找到，城市里討飯更難，下大力的窮苦人，也是飢一頓、飽一頓的，日子過得挺可憐；有錢人的身邊、門口挨不上，剛一伸手，就會遭到他們悶頭蓋臉地罵……俺們全家人被困在開封街頭上啦！

這一天，深夜了，我餓着肚子領着全家，歪倒在東安旅館的屋檐下，一顆心象被亂刀剝着似的，又痛又亂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在昏暗的路

燈光下，我瞥見滿臉已爬滿了皺紋、頭髮愁得全白了的母親，歪在一條破棉被上，老淚橫流，正在偷着哭。我的老婆，和我娘背對背地躺着，腦後的小髻，一拖多長地垂在肩頭上，也在哭；可憐的孩子，在她懷里“呼吃呼吃”地啃着干癟了的奶。我痛苦地咬了咬嘴唇，卻又聽見娘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我急忙穩住神，想尋話安慰她幾句，早見我老婆偷偷地擦了擦眼淚，翻過身來，軟聲地叫了聲“娘”，勸道：“您老人家多少天來，也沒合眼了，睡一會兒吧。長久這樣下去……”她難過得說不下去了。

“我睡，睡……”娘急忙平躺下來裝睡，老眼里卻又涌出來一大串淚珠。她剛躺下，我又聽見睡在我身邊的瘦弱的弟弟，肚子裡“咕嚕嚕”地叫了一陣子，突然在夢中學着我爹臨死的腔調，尖聲大叫：“萬惡的蔣介石呀……”我驚慌得急忙用被子蓋上了他的嘴，可是晚了，我娘已吓得“霍”地爬起來，瞪着眼呆看了我弟弟半天，又問我：“咋？你爹托夢給你弟弟嗎？”

“不是托夢，是我弟弟想起了爹……”我順嘴解釋。

“唉，”我娘又嘆了口氣，問我，“孩，你還沒睡嗎？”

“我不困，娘。”我說。

“肚子餓睡不着吧？”我娘關心地問，急忙去掏布口袋，想找白天討來的幾塊高粱餅子給我吃。我急忙制止她說：“娘，我不餓！”又加上一句：“我身板好。”

“再好的身板，一連幾天不吃飯也不行啊，人是鐵，飯是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……”我娘責備我，把掏出來的高粱餅子硬往我手中塞。

“娘，我能撐得住。”我用手按了按想叫的肚子，聲音更低地解釋道，“留下這點干糧，天亮給弟弟吃吧，他病了呀！您老人家年紀大，也得

吃；再說，還有小柱子他媽，這幾天不大有奶水啦，孩子吃不到奶，又要嗷嗷叫得逼人……”說着，忽然我聽見老婆低聲地抽泣起來，我知道她是感覺我餓着肚子還在關心着她。我娘聽見哭聲，立刻又翻過身去貼在她媳婦的耳朵邊勸道：“別哭了，孩！他，心里多么亂，你知道嗎？”她咬住嘴唇應了一聲，婆媳倆背對背地躺下，又各自偷偷地哭起來了。

這時，我的心，的確亂得象一堆解不開的亂絲，我考慮不出下一步該怎么走，才能把全家從苦難中救出來。我瞪着大眼，望着陰暗的天，正在想，突然聽見一陣皮鞋聲由遠而近地傳來，旅館門口的大電燈泡，一下子亮了。我微微抬起頭來一看，見一個細長個子，醬紫臉，穿着一套日本式洋服的中年人，瞪着一雙老鼠眼對着我瞧。他胳膊彎里挽着一個紅嘴唇、打扮得紅黃紫綠妖精似的女人，端詳了我半天，道：“你這個身板很不錯呀，高大魁偉，膀寬腰粗的，象個出勞力的人；看，粗眉大眼，方頭大臉的。就是，可惜呀，臉瘦了一圈，餓的吧？跟我去干工怎樣？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叫方宏亮。”我心跳地說出了自己的名字，驚喜地問：“哪里去干工？”

“淮南大通煤礦。”他從褲袋里掏出手電來，對着地下躺着的人，全都照了照說。

那個歪嘴的旅館的門房，早已開門迎了出來，這時，急忙插嘴介紹道：“他老人家，就是淮南出名的大包工頭李少樓太爺，你就沒聽說過？”接着，又彎彎腰，齜齜牙說：“太爺，夜游剛回呀……”

李少樓一擺手打斷門房的話，又對我說：“跟我去，干一天工，二斤半糧食，要米有米，要面有面，每到月頭，還根據下井的班數發零用錢。”

“煤矿什么样？去干什么活？”我莫名其妙地问。咱是乡村人，事前誰知道煤矿什么样啊。

“煤矿就是挖煤的地方，”李少楼解释道，“下窑坐电梯，干活穿四个鼻子的大皮靴，推四个轱辘的翻斗车，不推不动，一打就开！活儿可轻松啦！”

“我叫方繼亮。”我弟弟一骨碌爬起来，高兴地喊，“我也报个名，行嗎？”

“啊，你也想找这个巧嗎？”李少楼干笑了一声，問：“几岁啦？十八岁？”他又張开手电，粗暴地对着我弟弟脸上晃着，又干笑了几声道：“瞧瞧，你这副臉象，圆盘臉餓得成了个三角形，塌塌鼻子，凹凹眼，瘦弱得这个样子，还能干工嗎？”

“別看我瘦，身上可有勁。”我弟弟硬着挺了挺腰，撐了撐架子說。

“大爷，”我娘颤巍巍地站起来道，“您行行善，两个孩子一块收下吧。不是我老婆子夸口，俺这两个孩，是俺們庄里出了名的老实人，寡言少語的，干起活来都象头牛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牛！”李少楼揚声笑了起来，“你这个老太婆，嘴头可倒怪甜。好，我就救救你們全家的命！”

“淮南在哪里呀？”我又問。

“你問这个干什么？”李少楼一皺眉头，斜着眼道，“反正坐火車，又不要你化錢。”

“快进去困觉呀，”那个打扮得妖精似的女人，嬌滴滴地一拉李少楼的胳膊說，“你不是已經雇了两个人替你招工了嗎？你还插这个手干么呀！”

李少樓一摟那女人的腰，微微笑着說：“我这个人，就是心善，看他們怪可怜的，好，走，”他歪歪頭，墊腳走了几步，却又熱心地回過頭來說：“如果你們願意干工，后天早晨八點鐘，帶着你們全家來這個地方吃飯，我帶你們走！”說完，他推開了旅館的大門，我緊張地站起來，想再問幾句，却聽見旅館的大門“砰”地一聲關上了。

“真是個救苦救難的菩薩。”我娘感動得掉下了眼淚，喃喃地說。

弟弟高興得跳起來。

老婆臉上有了笑容。

我的眼睛也亮了，感到全家有救啦！

二 被騙入礦

這天早晨，我領着全家去東安旅館，老遠就看見門口黑壓壓地擠着一群難民。近前一看，見旅館門里大院子的中央，站着兩個歪戴着帽子、斜楞着眼的傢伙。他們每人手里拿一個小本子，面前都放着一大饅頭圈，在發放饅頭給應招去干工的難民。旅館里那個歪嘴的門房，面前放着一大盆咸菜、兩大缸稀飯，也在發放。我領着全家擠了上去，伸手要饅頭，那個四十多歲的長臉傢伙，一斜楞眼喝道：“忙什麼，報上名來！”我和弟弟急忙報上名，他看了看小本子說：“我沒招你們呀，”又歪頭問那個肉頭肉腦的胖傢伙：“老弟，是你招的吧！”那個胖傢伙，一掀帽子，冷眼瞧了瞧我們，搖搖頭。我急得正想說明，却聽見歪嘴門房，隔着人群在喊：“他倆，是李太爺親自招工的，我是知道的……”兩個傢伙立刻鬆弛了繃緊着的臉，客氣地問明了我的家口，並且多發給了我一個

饅饅，这就引起应招的难民們对着我瞧。

我們这群难民，狼吞虎咽地剛吃了个大半飽，樓上一个房間的窗戶，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我抬头一看，見李少樓和那个打扮得妖精似的女人，并排地站在窗前。李少樓望着滿院子的难民，干笑了几声，尖起他那尖窄的嗓音喊道：“这里的面可不大好，有点粗；米也是碎米，大家要迁就着点。在我們淮南，吃的都是上等大米，头等洋面，你們跟着我去享点福吧……”說到这里，他突然煞住話，命令那两个歪戴着帽子、斜楞着眼的家伙：“把剩下的饅，每人再发两个叫他們在路上吃，发完了，就領着大家去火車站，听說火車已經改了点，九点鐘一定要赶到！”

就这样，我帶領着全家，夹在难民群中，被这两个家伙象撵牲口似的赶着，急忙忙地奔到了火車站。例外的，旅客們沒有放行，剪票的就把我們从便門里領到站里来了；鉄軌上，早已停了四节只有两个小窗口的鉄皮閤子車，那两个歪戴着帽子、斜楞着眼的家伙，又硬里带哄地把我們这群人，赶上了車。他們一节一节車皮点清了人数，接着就拉上車門，“喀喇喀喇”的又都在車門上下了大鎖。

那时正当六月天气，一节車皮里塞上那么多人，鉄皮子車門又一关，車子里頓時就象蒸籠似的，人們都上气不接下气地喘起来了。我們正在議論着提出抗議，却听見車皮外面李少樓的声音問：“查过了嗎？多少？”

“一共二百二十口子。”两个歪戴着帽子、斜楞着眼的家伙齐声回答。

“你俩干得很順利。哦，这是給你們的報酬！”車皮外面响起了銀洋“鐺鐺”的敲击声，又听李少樓說：“下次，我手下的侯把头来，还劳二位多帮忙。”

“一定帮忙，一定。”这两个家伙連声說，又問，“不要我哥俩送一程嗎？”

“車門上下了大鎖，还怕这群餓鬼跑嗎？……”接着，大家听見李少樓“喘喘”地笑起来了。那种阴森森的笑声，真象报喪的猫头鷹，吓得我头皮一陣发麻，一顆心“刷”地凉了半个，我才知道是受騙了。可是有什么法子呢？吃了人家的飯，上了人家的車，跑是跑不掉了。想着，难过得掉了几滴眼泪，我怕母亲看見难过，急忙擦了擦眼睛，靜靜神，見滿車廂子里，横七豎八地挤坐着面黃肌瘦、拖儿带女的人；孩子們哭着喊“渴”；女人們热得袒怀露体地嘔吐着；男人們都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張着大嘴在喘气……

我們这群难民，就是这样，尿在車廂里，躺在車廂里，不辨东西南北的，暈头昏脑地坐了二天一夜的火車。第二天傍晚的时候，車停了，車門“喀喇”一声开了，难民們象从地獄里的油鍋里爬出来似的，爭先恐后地下了車。我背着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弟弟也下了車，見李少樓和那个女人，站在离車門不远的一个土堆上，和一个中等身材、三十岁左右的、长着血紅的大翻嘴唇、活象个肮脏的猴屁股的人在講話。只听见李少樓道：“侯把头，我們先坐洋車回去了，你把这群人，牢牢的带回去呀！”

“錯不了——。”侯把头狡猾地眯眯眼，拉着长腔应道。

我們这群被招工的难民，就在这个毒种的吆喝、斥罵声中，被赶出了車站。一出車站，就看見一个高烟囱，旁边聳立着井架子，上面插着日本旗；一大圈装着电网的石头墙，把矿圍了起来。走到矿門口，見凸出来两个崗楼，一边站着一个齜牙咧嘴的小日本鬼子，凶神似的端着明晃



見的刺刀，對着三五成群出礦的礦工。這群礦工腳穿草鞋，身穿露體的破衣裳片子，黑鍋底似的臉上，淌着一道道的汗流，胡鬍子豎得多長，抹下柳條帽向小鬼子鞠躬，頭髮長得象堆亂草，把眼睛都遮住了。他們見又來了一群難民，有些人就湊上來問：“哪里來的？”我扶着生病的弟弟，走在最後頭，就告訴他們是從河南來的。有個長臉的中年礦工又問道：“是李閻王騙你們來的吧？”

“俺們是李少樓招來的。”我弟弟雖然病着，卻搶着說話。我弟弟比我还老實，直到現在還體會不到是受了李少樓的騙。

“是呀，我就說的那壞蛋。”長臉的中年礦工咬牙切齒地道。說完，又嘆了一口氣。

另一個尖下巴的老礦工插嘴道：“別听他的鬼話，這地方，不是吃上等白米，頭等洋面的天堂，簡直是個人間地獄，你們能想出辦法就回去吧……”

這時，嘴象猴屁股的侯把頭，急忙忙地从前面跑回來了，尖起嗓子，象狼一樣地嚎道：“滾開，你們思想不良，豎着嘴唧咕什麼……”他見礦工們怒目地瞪着他，還不散開，就突然從褲腰里，抽出一條皮鞭子來，劈頭蓋臉地就朝着他們抽起來，礦工們也就跑散了。

猴屁股扭回頭來，順着我們這群難民，一面用皮鞭子打得地“啪啪”地响，一面斥罵道：“快走，整齊地走。別一個個象死了娘老子似的！”吓得孩子們“哇哇”地哭了起來。

大家含着眼淚往前走，又看見一個門樓子，兩個身穿黃皮的礦警，挺着槍，高高地站在上面。沿着門樓子左右分開，撒出去的是一人多高、一眼望不到邊的電網，猴屁股边走边對着眾人解說道：“前面電網圍

起来的那块地方，方圆有十来里，就是你们住的地方，叫窑户村。既然你们愿意来下窑，就得规规矩矩、安安分分地住在里面。白天、黑夜电网上都放着电，不论什么时候，钻了电网就要电死，岗田经理下过命令：‘电死的人，不准收尸！’不信，我领你们去看看，前天电死了一个人，现在还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哩！”

到了门楼子，猴屁股朝着门楼子上的矿警，齙着牙笑了笑，叫大家停下来，指着门楼子南面一百多米的的地方叫大家看。众人一看，果然有一个矿工的尸体躺在那里，周围苍蝇嗡嗡地叫，两只野狗伸着长舌头，红着眼，伏在周围瞪着眼瞧……

大家都低下了头，不忍心看。

进了门楼子，大路的左边，有一排很整齐的紅磚瓦房子，一群矿警围在一间房子里斗牌，嘴里还哼着猥亵的小曲。猴屁股解说道：“他们这一小队人，是专门对付你们的。我得告诉你们：谁要思想不良，受到别人家乱串，瞎咕咕，被他们报告给皇军，你们的脑袋可就要被抹掉了！”他又指着大路右边，一排排东倒西歪的茅草房子说：“这一片工房，就是窑户们住的，房子虽然不太好，可是能安身……”大家走着，见各排房子里，不时的出现露着上身、黑锅底脸的男人，披头散发的女人，一絲不挂的小孩……

猴屁股把大家领到一排工房前，对大家说：“你们就在这排房子里，找地方住下吧，”他指了指工房旁边，一堆堆的烂席子与木棒子，说：“有带家眷不愿住大房子的，搭房子的材料，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，野地到处是，明天，你们可以搭个窝棚住。不过每家只准拿一堆，晚上我来检查，谁要多拿了，我就派人拆他的房子！”说完，回身就走。众人一见慌

了，追着他齐声喊：“飯，晚上的飯！”

由于大家齐声的喊，吓得猴屁股站住了，但他随即狡猾地笑着說：“你們還沒吃飯啊，嘖，这的确是件大事。可是我做不了主，我得去請示李柜头，你們等消息吧！”說着，就叉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
三 丟下不管

猴屁股走了后，天已經黑了下來。大家进工房里一看，房子露着天，麻雀唧唧喳喳地在梁上找窩，蝙蝠在房子里飞来飞去，地上水汪汪的，几条破席子就鋪在上面。大家叹着气，蜷曲在沒灯的房子裡，忍受着蚊子咬、肚子叫，等着猴屁股來。可是等呀、等呀，直等到半夜，也沒見猴屁股來，孩子們嚎哭着喊餓，大人們低声地罵起李少樓、猴屁股來。我煩躁地从屋子里到外面望望，但見天空阴森森的，連点星光也沒有，群狗野蛮地打着架，淒厉地叫着，中間夾杂着矿警队吆喝的口令声……

第二天朦朧亮的时候，男人們就都爬起來了，在院子里討論着派代表去找李少樓，并推选出以我为首的五个人去。大家并對我說：“你是李少樓亲自招工的，面子比我們会大些，一切事情全仗着你啦！”我心里說：“我的面子哪里就会大些！”但既然大家推举了我，我也就沒哼声地領着大家去了。

出了窑戶村，一打听，知道李少樓和矿上的一些高級職員，都和日本鬼子在太君村住，我們就徑奔太君村來了。太君村，有着高高的圍牆，大門口有个崗樓子，一个日本鬼子在門口守卫着。我領着代表們走

上前，日本鬼子挺着刺刀喊住了我們，怎么說也不讓進去。无法，我們只好退到离太君村大門口，有四五百步远的一条小街头上，蹲在一个猪肉架子旁边，斜着眼瞪着太君村門口。……

卖猪肉的是个留山羊胡子的瘦老头，他正忙着应付顧客，却見一只灰毛的大狼狗，嘴里衔着一个籃子，搖搖擺擺地跑來了，就急忙叫顧客讓路，又急忙檢着肥瘦两样的肉，割下了二斤多，給狼狗放在籃子里，它也就衔着籃子跑了。

等瘦老头工作清閑下来的时候，我們問狼狗是誰的？瘦老头嘆口氣說：“是矿上崗田經理的，天天派它來要肉。”

“不給錢嗎？”大家問。

“給什么錢！”瘦老头眼淚汪汪地告訴我們：第一次，崗田派狗來要肉，他給它割了半斤多，崗田就一天派狗來要了五次，后来又派人傳下話說，一天不給他的狗两斤肉，就不准在矿上設肉架子。瘦老头最后悄聲地說：“崗田是个奸滑的鬼子呀，外号叫笑面虎。”又解釋道：“別看他外表长得漂亮，心可是又狠又毒；表面对人很客气，暗地里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；他杀人是叫駐矿的宪兵队把人装进麻袋里，夜晚派汽車往淮河里扔。最近，他又叫人在南山角下，挖了个万人坑，說他要埋一万个人。这家伙还頂好色，怀里經常藏着手枪，挨家串門，强奸人家的妻女，誰要不从他的意，他就动手枪，李少楼的四太太，就是这样被他打死的。那个女人，我知道，是个穷戶人家出身，是李少楼当土匪头子时搶来的。……”正說着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胖臉女人，拐着籃子走了过来，瘦老头告訴我們她是李少楼家做飯的。接着就急忙招呼她，叫她“王褡褡”。胖臉女人把籃子一放，說：“今天要五斤！”